

民國五年重校

溫疫明辨

江東書局印行

瘟疫明辨

民國元年上洋

江東書局印行

原序

瘟疫一症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症為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為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症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症上細辨則不必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症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症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通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症之始故首增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吳君坤也得鄭氏瘟疫明辨一書屬其同志者授梓既成出以示余且問序焉夫余之于醫固東坡所謂扣槃捫燭者也烏乎序哉雖然竊嘗聞周子仁菴之言矣仁菴抱道而隱於醫雍正辛亥自淮陰來舍于先業師之東柯草堂鐙牕雨夕相與辨論古今疊疊弗倦也會邑人病疫蔓延仁菴治之輒愈請其故曰醫之為道也辨症精而後施治當顧症之所由辨必衷之于古人之書非不學可嘗試也因出囊中吳又可溫疫論為言其大意余時方從事帖括未暇究心仁菴亦旋去不復見者廿年于茲矣今吳君之良於醫與仁菴同其篤信是書也亦與仁菴之于又可同則是書之足為醫學所宗已不待問獨是古人著述研精殫思窮極心力其卒業而不傳滅沒于凝塵敗楮間者何限是書乃獲與又可之論竝垂天壤作者之幸歟抑吳君與其同志之功為不可沒也顧安得善學如仁菴者之循習乎是哉方仁菴與余言固不知又可論外復有是書其所謂辨即是書之所辨歟抑是書更有進于其所能辨者歟俱未可知第其所論則有與明辨之旨默相合者因追維疇昔以質之吳君其將以為何如也

林皋楊瑗拜書

醫書汗牛充棟不能盡讀余自束髮時即心好之舉業之暇勤於繙閱竊見名賢著作有能補前人所未備者則其書允為醫學所宗如明季又可先生撰溫疫論大旨謂邪踞募原當經胃交關之所立達原飲三消飲等方實發前人所未發乾隆丁巳大江南北疫盛行師其意治之活人頗眾益信其為不刊之論既而客金陵汪文學先乘出瘟疫明辨一書相示云是欽邑鄭真一前輩所著而得諸同里程氏者其書本又可之論條分縷析抉剔疑似致為詳盡余服其智識超而疏解確遂手錄以歸歎曰有是書而又可之論愈明顧安得二書相輔而行哉會同志者聞余言慨然捐資授梓因復與萊堂汪君叅互校讐釐為四卷苟能繹其精理名言而循而守之乎以消沴氣之流行躋斯民於仁壽亦何難之有哉于其成也為述其緣起如此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乾隆歲次辛未孟秋月上浣三日白沙吳文站書

序

醫不難於用藥而難於審症昔陳氏素中著傷寒辨症四卷恐人誤以溫熱病混同傷寒論治特為揭出曰傷寒如何溫熱病如何俾覽者如別黑白其用心可謂仁矣外見吳氏又可溫疫論其症與溫熱病大概彷彿而實有不同蓋傷寒不常有而溫熱病常有溫熱病常有而溫疫則不常有也夫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為溫病夏則為熱病此固無歲無之若溫疫或數年一見或數年不一見焉吳氏謂為天地別有一種厲氣人感之其邪連募原舍於夾脊之間附近于胃出表臨裏傳變不一誠哉斯言也有識其鑿空妄談恣用大黃剋削元氣貽人殒枉不亦過歟然何以定其為溫疫當天災流行之時沿門闔境老少相似不難辨也其中亦有雜症誤治者況值時疫初起冒昧錯認冤沉苦海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此溫疫明辨一書所以繼又可而作也其臨症有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條論治有汗下清和補五法其餘剖析疑似探微抉奧剴切詳明了無剩義得是書而又可論中之旨愈暢善學者研究而有得焉引而伸之觸類傍通凡遇溫熱病與傷寒亦可朗朗然明辨之矣然則謂是書為又可之功臣可為素中之功臣亦可

乾隆壬申立夏日萊堂汪祺識

瘟疫明辨後序

今之好事者据撫成方輒付剞劂思欲壽世反蒙折屋起屋之誚其功過未嘗不相半也若刻之得其用及其時者鮮矣醫學至明季猶勝顧其書有秘藏過密有問世而世不傳者故國初以來但以口訣之精詳為醫之宗工夫口訣者即秘藏之妙傳諸口者也其後師授之不詳力學之不精習俗之所變耳目之所移世遠年湮行將失墜矣瘟疫一症前人雖附傷寒書內實與傷寒迥別歟吳又可先生著論詳明宗者絕罕是書復本吳氏條分縷晰反復丁寧力辨傷寒瘟疫之異吳君坤也得之屬同志者付梓其斯道之終不絕歟抑人之不盡天札歟抑是書之精神面目必傳之其人而後明歟當此之時以前人之心傳示諸掌上豈非是書之得其用與時遠勝刻成方而蒙當世之誚者乎

乾隆辛未秋月平原管希寧拜手并書

跋

自又可出而瘟疫明特其書流布於人間者尚寡吾鄉劉氏鏤板以廣其傳救世之心亦云切矣奈何世之人遵信弗篤終不能按證施方起沉痾而救天枉也庚午秋吳子坤者持此本示余謂得自金陵客舍汪子紫峯見而悅之相與訂正者有年今欲壽諸梨棗以當寶筏余披閱再過其辨論詳明證治精備雖不習岐黃之業者亦可以對證檢方救危急於反掌其挽回造化之功豈淺鮮哉是書出而火接新傳不惟又可不孤即當日捉筆之苦心與今日梓行之善舉均可不泯書之幸歟抑世之幸歟

白沙臧錫麟跋

改良瘟疫明辨目錄

卷之一

一辨氣

時疫與風寒異氣

兼暑

夾鬱

夾疰

卷之二

表症

發熱

頭脹

腰痛痠

腕痛

盜汗

頸項腫

發疹

卷之三

裏症

二辨色

時疫與風寒異受

兼瘧

夾血

夾心胃痛

三辨舌

辨傳經

兼痢

夾脾虛

夾哮喘

四辨神

兼寒

夾痰水

夾腎虛

五辨脈

兼風

夾食

夾亡血

惡寒

頭重

膝痛痠

周身骨節痠痛

戰汗

耳傍腫

發斑

寒熱往來

目脹

脛痛痠

拘攣

狂汗

胸紅腫

頭痛

項強痠

足痛

身重

頭腫

周身紅腫

頭眩

背痛痠

肩臂痛痠

自汗

面腫

發黃

煩躁

口甘

鼻如烟煤

舌強

腹滿痛

大便閉

囊縮

沉昏

吐衄

卷之四

汗法

四損

遺症屬病後不表裏症

發腫

發蒸

卷之末

諸方

嘔

唇燥

鼻扇張

舌痿

少腹滿痛

小便不利

多言

循衣摸床空撮

欬

齒燥

咽乾

舌卷短

自利

小便黃赤黑

識語

多睡

渴

鼻孔乾

咽痛

胸滿痛

便血

小便多

狂

身冷

口苦

耳聾

舌燥

脇滿痛

便膿血

遺尿

善忘

呃逆

補法

和法

辨似

發痿

小兒

發瘡

妊娠

婦人

索澤

瘟疫明辨卷之一

一辨氣

風寒氣從外收斂入內。病無臭氣觸入。間有作臭氣者。必待數日轉陽明。而瘟疫之時。亦已作。惡氣未作。氣蘊疫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即有臭氣觸入。輕則盈於床帳。重則蒸然一室。且專作臭氣。不作腐氣。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生氣則香。得敗氣則臭。瘟疫敗氣也。人受之自藏府蒸出於肌表。氣血津液達蒸而敗。因敗而溢。溢出有盛衰。亢塞有遠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氣。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腎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雜氣。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觸人不可名狀。非鼻觀精者不能辨之。試察則間裏氣與山地屍氣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母惑。知為瘟疫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諸表症。不得誤用辛溫發散。於諸裏症當清當下者。亦不得遲回瞻顧矣。

二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急。面色多細急而光潔。瘟疫主蒸散。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人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煙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不宜輕用辛熱發散。一見舌黃煩渴諸裏症。即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

三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胎。即有白胎。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見頭痛發熱。舌上即有白胎。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若傳經入胃。則兼二三色。又有白胎即燥。與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胎頗類風寒。以兼濕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時。舌胎白厚。異於傷寒。能辨於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入裏時。而用清涼攻下。斯得矣。

四辨神

風寒之邪傷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作寒熱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裏入胃。始神昏譫語。緣風寒為天地正氣。人氣與之乖忤。而後成邪。故其氣不昏入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概煩躁者居多。或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反問其何所苦。則不自知。即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即有所見。有所見即譫妄之根。緣瘟疫為天地邪氣。中人人病中物物傷。故其氣專昏人神情也。

五辨脈

瘟疫之脈。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日脈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而皆浮。迨傳入裏。始不見浮脈。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從中道而變。自裏出表。一二日脈多沉。迨自裏出表。脈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脈沉。遲勿作陰寒斷。沉者邪在裏也。遲者邪在陰分也。脈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胎神情。依前諸法辨之。自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脈而異斷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氣

風主疎泄。寒主凝泣。二氣雖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熱。其中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皆蘇十神神朮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時行之氣。屬濕溫。二氣合成。熱而不冷。其中人也則藏府腐敗。方其初傳在表。即宜涼解。大青龍湯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湯。威靈湯。大羌活湯。人參敗毒散。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之變。重則厥逆亡陽。以散寒之劑治瘟疫。

疫輕則飢渴譫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不可不辨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受

風寒從表入裏。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脈。而胸膈。而腸胃。一層漸深一層。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為和為解。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一層收斂入一層。必待寒化為熱。邪斂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邪未入裏。預用攻利涼解。虛其裡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險症也。時症從口鼻而入。先中焦。後變九傳。其傳自裏出表。雖出表而裏未必全無邪留。經過之半表。未必全無邪干。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為和為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鬱變。而此蒸即帶微熱。當其未出表時。強欲溫表。在始則引毒熱成燎原之勢。為斑痧狂喘諸凶。在末則傷真陰為枯槁。沉昏厥逆諸危也。

辨傳經

溫疫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裏。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疫。則邪從中道。而出表入裏。惟視人何經本氣之強弱為傳變。故吳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有但表不裏者。有但裏不表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二句吳又可本作有表裏偏勝者一句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為九傳。愚按所謂表者。發熱惡寒頭痛目眩項強背痛腰疼腿膝足脛酸痛。自汗無汗。及頭腫面腫耳目赤腫項腫發斑發疹皆是。所謂裏者。渴嘔胸滿腹滿腹痛脇滿脇痛大便不通大便泄瀉小便不通小便黃赤瀉痛及煩躁譫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強口咽赤爛皆是在風寒從表入裏裏症必待漸次閉鬱而成。故見表症不必兼見裏症。且入裏之後表多自解。故見裏證之後不必復見表症。若溫疫本從中道而出表。故見表症時。未有不兼一二裏症者。且未有不兼見一二半表裏之少陽症者。仲景所云。

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皆指瘟疫言。非指風寒言也。且瘟疫屬蒸氣。出表入裏。原自不常。有入裏下之。而餘邪不盡。仍可出表者。嘗見譫妄沉昏之後。病愈數日。復見頭疼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證全具。用承氣湯後。裏氣通而表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移時復見舌黑。胸滿腹痛。譫妄。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裏而再裏。風寒必無是也。若夫表裏分傳之症。風寒十無一二。疫症十有六七。但據傳經之專雜以辨之一經常見。一經證者。多風寒。一經難見。二三經症者。多疫症。日久漸轉屬者。多風寒。一日驟傳一二經。或二三經者。多疫症。則雖病有變態。而風寒不混於疫症。疫症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訛誤矣。

至若辨氣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之藥。復有不效者。則以時疫有獨發有兼夾他症之故。是以辨時疫異於他症矣。至挾他症者。則此人時疫與彼人時疫。又有不同。尤當細辨其兼症。凡五種夾症。凡十種。詳列於後。

兼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身痛惡寒。諸表症悉與時疫同。而以脈辨則不同。時疫多軟散而不浮。兼寒則多浮數。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緊者。再以症辨亦微有不同。時疫多汗。兼寒則無汗。為異亦異於單受寒者。單受寒無煩躁口苦口臭症。時疫兼寒必有煩躁口苦口臭症也。一遇此等更當辨其受寒與時疫孰輕孰重。疫重寒輕者。煩躁症多。無汗惡寒症少。則當以敗毒散加知母石膏。或達原飲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輕者。惡寒無汗症必甚。煩躁必輕。則只用敗毒散。則寒束於外。惡寒無汗既甚。疫鬱於內。煩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龍湯可借用。餘月九味羌活湯最為的當。此症若治寒遺疫。必

有斑黃狂飭之變。治疫道寒復有厥逆嘔利胸腹痞滿之憂。馴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為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則邪疫勃發其寒不能自存而變為熱。則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

兼風

其一有兼風者。初起一二日。表症與時疫悉同。惟頭痛鼻鳴嚏噴咳嗽。與時疫畧異。脈亦多浮。而與時疫之不浮不沉而數者微異。治法不大相遠。即於時疫諸方中。加荊防。咳加前胡杏仁蘇子而已。大抵時疫兼寒能令病勢增重。兼風反令病勢易解。以寒主凝泣。則疫邪內鬱。鬱一分。病勢增痼一分。風主游揚。則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勢解散一分。

兼暑

時疫兼寒兼風。四時皆有。至若兼暑一症。惟長夏有之。初起一二日。與時疫無異。只胸滿嘔利為異。而脈則兼弦細花遲。不似時疫不浮不沉而數。治法於時疫諸方中。微減發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獨用柴。即不用前。蓋時疫多汗。暑症更多汗。兩邪逼出表汗。則表必虛。故發表之味不可重複也。寒潤之藥尤宜減。清熱之味亦宜減。以邪從表出。鬱熱必輕。過用清涼。恐致寒中。而增嘔脹泄利。況表氣太泄。裏氣必虛。易犯厥脫之症。故清涼寒潤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為上。滑石次之。豬苓茯苓澤瀉又次之。蓋分利則暑與疫皆從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止不必徒以寒涼逆折取效也。間有表見身痛。宜用香薷。裡見腹滿。宜用蒼朮者。再時疫兼暑則病勢反緩。以疫中溫氣屬亢陽。暑為陽中之陰。陽得陰則解。雖不能盡解。然得一分陰氣。則和一分亢陽。每見時疫兼暑。其謬妄舌燥諸症反緩者。職此故也。

兼瘧

時疫有似瘧。有轉瘧。有兼瘧之不同。用藥亦有微異。似瘧者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時無定。

也。時疫初起多有之。轉瘧者。時疫謗妄煩渴大劇之後。已經大汗大下。仍有餘邪不解。復作寒熱。轉成瘧象也。時疫末路多有之。兼瘧之症。乃寒暑時疫合病也。其症寒熱有常期。瘧症全具。但熱多寒少。且多燥渴。擾亂熱勢迅速。神情昏憤。穢氣觸人為異。秋今多有之。時疫所以似瘧者。因邪氣盤錯於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裡而未得空隙。故見半表半裏之少陽症也。治法宜達原飲加柴胡為主。時疫所以轉瘧者。因汗下後邪氣已衰。正氣來復。邪正相爭。故在先陽氣獨亢有熱無寒者。今則以陰液漸回而寒熱相半矣。在先邪氣秉綱。晝夜燥熱無休止時者。今則邪氣漸退。正氣漸復而寒熱發作有時矣。治法以養正為主。祛邪佐之。小柴胡湯。炙甘草湯。柴胡四物湯。參胡三白湯。量餘邪之盛衰。視陰陽之盈虧。酌而用之。至若兼瘧之症。最為難治。吳又可曰。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煩熱。發渴不惡寒。舌上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症漸具。此時疫症見瘧疾症隱也。以疫症方藥治之。則生瘧。家方藥治之。則劇治之。如法脈靜身涼。每日或間日寒熱復作。有常期者。時疫解而瘧邪未盡也。仍以瘧法治之。愚按時疫與瘧病不甚相遠。疫乃濕溫二氣合病。瘧乃風寒暑濕四氣合病。其邪氣之雜而不純相類。瘧邪橫連募原。時疫亦發於募原。其受邪之處相類。但時疫之溫氣發。則為亢陽。故宜下宜清之症多。瘧之暑氣停。則為鬱滯。故宜宣利之症多耳。所以時疫初起。方用達原飲。與瘧之主方。用清脾飲。藥品亦多相類。至其傳變則緩急輕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於此處細察。思過半矣。

兼痢

時疫本多自利症。表症初起。即每日解數次。稀臭水者是也。詳見後。自利條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時疫。即兼下利紅白而裏急後重者。名為疫痢。初起慎不可從痢治。蓋痢屬裏症。今兼疫邪之發。熱頭痛為表裏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裏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裏。裏氣虛而

表邪陷輕者增其煩躁沉困重者遂至嘔逆昏憤而危矣所以古人於疫痢初起專主倉廩湯其方乃人參敗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陳倉米以和中養脾胃俟表症解後裏熱症具方可議清議下不但香連芍藥承氣之類宜緩即淡滲分利之劑亦宜緩投於表症未解之先也若太陽症不見而微見少陽陽明症者則柴葛五苓散不妨借用痢症夾表不可清裏不特時疫兼症為然凡一切痢症微兼身熱即宜慎用苦寒淡滲用之若早必增嘔逆此歷驗不爽者疫症兼利其熱勢反多緩亦由痢為暑氣陽中之陰能和亢陽且鬱蒸之熱有所疏散故也若疫毒太甚驟發即下純紅純紫惡一或兼見舌煩謔妄諸惡症者黃連大黃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論矣

以上五條其辨明所以為瘟疫兼症固已不憚逐類詳審然總以前所備具氣色舌神脈五辨為主五者之中必有一二確據方於疫門求治否則各按各門施治可也若混以時疫治之為害甚矣

夾痰水

飲入於胃經蒸變而稠濁者為痰未經蒸變而清稀者為水痰與水一物也痰能作熱水能作冷時疫屬熱症故夾痰者更增其熱脈症治法無甚參差但於治疫藥中加瓜薑貝母甚則加牛黃夾水者脈症往往相悖治法則有不同不可不細辨也時疫之脈必數而夾水在胸膈其脈多緩甚則遲弦此脈夾水之辨也時疫之舌一經傳裏即轉黃轉燥轉黑若有水在胸膈則煩躁謔妄沉昏諸症備具而舌色白潤間有轉黃黑者亦必仍有白胎或滿舌黃黑半邊夾一二條白色或舌六舌本俱黃中夾一段白色此舌夾水之辨也時疫胸滿心下硬痛手不可按一有水在胸膈心下雖滿痛按之則軟略加揉按則漉漉有聲此症夾水之辨也時疫見夾水脈症雖有表不宜純用辛涼發散純用辛涼則表必不解而轉見沉困有裏症不可遽用苦寒早用苦寒必轉加昏憤此水氣鬱遏熱邪陽氣受困宜於發表清裏之中加辛燥利